



本土文本

门卫老蒋

(非虚构)

□天凌

老蒋应聘门卫前,这个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老小区,物业公司已经快干不下去了。小区的老龄化严重,老人们又挑剔,经常到门卫室来举证,说物业疏于管理,服务丢三落四。他们也不等门卫师傅解释,就自作主张地说:“今年的物业费我可不交了,等你们整改完再说。”

老蒋应聘时,物业经理不得不把丑话说在前头:每位门卫师傅要负责收两栋小高层的物业费。收不上来,就有可能降工资。

老蒋憨笑,承诺说:“独居老人既挑剔,又没耐心,都是可以理解的,儿女都在远处,生活上遇到难事,没有人几分钟内就冲过去帮忙,也难怪他们着急。反正我看守大门,也没旁的事,能为他们做点小事,就尽量多做点。人心都是肉长的, 我就不信打动了不他们。”物业经理笑道:“老蒋, 等你跟2幢102室的老太太打过交道,就知道滋味了。她今年的物业费还没交呐,天天到门卫室旁边的长椅上坐着晒太阳,就像领导来视察工作。能让她满意,可不简单啊。”

老蒋很快就领教了这位徐老太太的威力。她看到老蒋在为送来的快递重新编号,并拍照放在业主群内,通知人家来拿,便嗔怪道:“你做事也不动动脑筋。上层的快递嘛要放分量轻的,中

等分量的放在最底下。和胳膊平齐的中间这一档,应该放最重的。你把大箱子放在顶上,小个子的人拿起来多吃力,万一砸到脑袋怎么办。”

到了秋天,大院里的果树都结出了累累的果实,石榴、柿子和香橼都成熟了,老蒋扛了木梯上树去摘,准备分发给业主。老太太在树下高声交代:“你这小老弟也是憨,咱们大院里的果树,又没人追肥,又没人疏果,哪有农村果园里生产出来的果子好吃? 俗话说,尝果不如看果,咱这果子胜在新鲜。应当连枝带叶剪下来,送给那些腿脚不好、不得出门的老人家插瓶,让他们看看秋天的景致。”老蒋一想,也对呀,这如火如荼的柿子,这半青半红的石榴,这麻皮金黄的香橼,剪下来送给独居老人,连果树的修剪也顺带做了,真是个聪明主意呢,他一面站在木梯上修剪,一面大声赞美老太太:“当过护士长的老姐姐就是不一样啊,懂得老人家还需要精神生活。”

这一说,老太太倒不好意思,她立于树下,跟老蒋倾诉说:“这些果树,一开花都会招来马蜂。我在自家门口,都被马蜂蜇过两次了,每一次都痛得要命,被我女儿紧急送医。所以呀,我以前跟物业吵了多少次,要让他们把我们门口这些招马蜂的果树都锯掉。如今看来,是我狭隘了。”



AI绘图

老蒋惊讶道:“咱们这个院里有马蜂窝吗? 在哪里? 得帮你解决这个心腹大患呀。”老太太拉着老蒋往前走,引导老蒋往上看,果然,在一栋和二栋之间的一棵直插云霄的老槐树上,靠右第二根与第三根枝杈之间,赫然筑有一只排球大小的马蜂窝。徐老太太叹气说,“秋冬之交,枇杷树又要开花了。我每天进出小院都胆战心惊。”老蒋数了数窗户,明白那马蜂窝距8楼业主的厨房窗户最近。他赶紧宽慰徐老太太:“得说服8楼业主同意,才有可能把马蜂窝捅下来。这马蜂窝看上去安营扎寨有些年头了,那硬度好比糊了水泥,用什么工具去铲除也很费脑筋呢。”

听说铲除马蜂窝的难度那么大,徐老太太的心都灰了半截。没想到隔了两天,就听见一阵熟悉的敲门声,她开门一看,老蒋穿得像电影里的侠客,斗笠外面罩着一层白纱,脸都像打了柔光镜,他戴着手套,穿着胶靴,衣袖和裤脚都用鞋绳牢牢扎紧。一个被沸水浇淋过的马蜂窝,就装在老蒋的竹篮里。老蒋笑道:“马蜂也是能授粉的。马蜂窝捅了下来,等枇杷花开的时候,我就要登梯上树,去给那些枇杷花人工授粉了。”

这天半夜11点,老蒋正打算在门卫室里和衣打盹,就听见一阵慌张猛烈的敲门声。开门一看,是徐老太太,她

裤管都湿了一大截,一脸惊慌地用拐杖顿着地,大声说,“小老弟,你快来帮我,我家水管破了。”老蒋连外套也没穿,伞也没拿,抄起一个大铁钩就冲了出去,他知道,第一件事就应该去关老太太家的总水阀。老式的总水阀都集中装在地下,上面装着类似窰井盖的大铁板,撬起可要一把力气。撬起后,老蒋不得不双膝跪地,打开强光手电去摸索,揣度哪个水阀是徐老太太家的。此时外头下着毛毛细雨,他的膝头很快湿了,还沾上了烂泥,同样浸湿了的,还有他撑在地上的双肘。

徐老太太千恩万谢,坚决不许老蒋再进厨房,替她扫出一地的水来,老蒋说:“没事,总不能看着你家厨房发大水不帮忙。光凭你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,要打扫到何时?”

这下,徐老太太对物业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她不仅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,助力整个单元的住户更换新水管的计划,还把她家今明两年的物业费一并交了。她攥着老蒋的手说:“小老弟,要不是你帮忙,我这橱柜都要被水泡发霉了……”不知为什么,在回握老太太冰冷的手时,老蒋本人也感慨万千,在这双青筋毕露、皮包骨头的手上,他依稀感知到自家已逝的老娘,那股子倔强又孤单的气息。他的鼻头同样一酸。

定,一起体味那辽阔宽大的生命之美。

现在我终于明白,黄海不适合少年,它没有清澄,蔚蓝的梦幻颜色,不能让人轻盈飞翔;它属于久经人世,内心蓄着咸涩与海水的人们,只有这样的人,才能与它灵犀相通,也才能彼此相惜,互为知己。此时站在黄海面前,我不再为它没有表面的绚丽而耿耿于怀,在乎的是它辽阔的宽慰,无垠的空茫,深邃的心灵。在它浑黄的内心深处,还隐藏着别人无法看见的火光。那火光,驶向天际,铺展为无比静谧的恢宏之境,给倦怠、苦楚的灵魂带来圣大的慈祥……

我突然有些羞愧,为年少时的无知,也为自己多年来与吕四,与黄海如此的疏远。我误解了黄海多年,而此时它宁静的宽容和豁达却使我认识到它无限的博大,任何人都可以向它索取,向它埋怨,而它像母亲一样无私接纳,抚慰我们缺失的心。

就这样,一路隐藏着微澜的浪花,看着苍茫黄海,与朋友们到达了喧闹而繁华的吕四镇。这晚,我没有过多心思盎然于海鲜的美味,心还沉湎在黄海里,而身体在起伏的波浪上进入了动荡、沉美的梦乡。

成为睦邻。它们每天在树上说着、唱着、跳着,乐此不疲。它们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,但我可以感受到,它们的声音清脆悦耳,它们的样子灵动有趣,它们肯定是快乐的,它们也是在追求着自己诗意而阳光的生活吧。这让我由衷地感谢这棵香橼树,它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

几天前,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,说我们镇现在正在搞“全域整治”,他家地处大田中间的房屋可能要搬迁,可能会搬到我们小区来,预先向我打听一下这里的情况。我向他做了介绍,特别是居住环境,特别说到那棵香橼树,说到那个鸟窝和那群欢乐的小鸟。

放下电话,我又想到路边的那棵香橼树。古代有筑巢引凤的故事,有鸟择林而栖,人择善而居的传统,能够有一方灵秀比邻而居,这的确是值得欣悦的事。

辽阔的吕四

(散文)

□萧萧

我品出海的独特味道,不禁对吕四加重了好奇,对大海有一份敬畏的向往。

第一次到吕四看海是父亲带我去的,少年的心灵鼓胀着风帆。穿过吕四破旧的老街,我不做太多流连,一心只想看大海。当真的来到海边,站在堤岸时,我不禁有些惊诧,原来黄海是浑黄的水,并不是想象中描绘的那样蔚蓝,清澈,壮美得炫目啊! 我不禁有些失望,对吕四有了一种暗暗的责怪,为什么你给我的不是当初的向往? 海风吹到身上,一股咸腥的刺鼻味道让我后退,一颗兴奋的心开始平静……

匆匆的一次看海,使我对吕四消失了神秘感,对大海平息了美丽的憧憬。之后,品尝吕四海鲜时,完全沉浸于它本身的鲜美,而不再作其他无谓的联想和遐思了。

一个观念与印象形成,会很固执地植根于人的心里,想要改变、颠覆它,让它再生出瑰丽的光环,没有恰当的机缘、阅历和灵魂的沟通,怕是不能达到。而我与吕四,与黄海在二十几年后再次面对,如惊鸿一般,擦亮了震颤的火苗,有了非同以往的悸动。

二

因为少年的记忆,我对这次吕四之行有老友相逢之感,只是心里不存什么幻想。淅沥小雨的午后,当车子缓慢行进在蜿蜒、平坦的海岸小路,浩渺的黄海一下子展现在眼前,空气中吹送来特有的海的咸湿气息。刹那间,我久居城市逼仄的心被舒放,心弦猛地被开阔的景象和氛围拨动,潮水漫上来。望着黄海阴霾的苍穹,望着滩涂上碧绿的大米草和芦苇在海风中自由地摇动身姿,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侵袭着我。

在沿途,代表新能源产业的风车,其巨大的身形一个接一个撞入眼帘,它们沉默着,如隐忍而沧桑的往事,在狂乱的海风吹拂下慢慢转动回忆的叶片。黄海多么阔大,黄黄的海水一如往昔,可我却觉得海水里一定暗藏着我所不了解的忧伤,也许,天天伴着黄海听它日夜汹涌的海鸥才可以知晓。

因为天气的原因,海上没有船影,可以将眼神一直投望到水天连接的尽头,望到大海的心怀里。我突然觉得黄海不再单调、贫乏,不再因它的浑油而无趣,相反因了这份沉稳、内敛的平淡,让我生出悠远而沉炼的人生遐想;我想静静坐在它身旁,和它一起波澜,一起淡

路边那棵香橼树

(散文)

□孙若木

现香橼树的适应性很强,来到我们这里以后,照样能够正常生长。我在香橼树林参观,发觉它们似乎具有人类的智慧,懂得根的出路在哪里,枝干向哪里发展最舒适,叶子怎么叠加更适宜,一棵棵长得茁壮,枝繁叶茂,只不过数年时间,高度就已经达到丈余以上。

几年前,弟弟搬回来两棵香橼树,给我一棵,我就把它栽在这路边上。后来,小区绿地整理,有挖土机经过,开挖土机的愣小子不慎把爪子在树身上刮了一下,几乎要了它的命。我及时用东西把它绑衬起来,又在受伤部位做了精心护理,才保住了香橼树的生命,只是这以后一直不肯长个儿,病恹恹的样子。弟弟家那棵已经结出香橼,这棵树依然没有动静。

老严在我家这棵香橼树上看到小鸟以后,说,这是香橼树结果的预兆。我不知道还有这个说法,后来从书上果

那天,我正在院子里散步,邻居老严在院外欣喜地喊我:“你看,这里有一个鸟窝!”我闻声跑去。果然,在院子东面路边的那棵香橼树上不知什么时候做了一个鸟窝,只是隐藏在树叶间,不细看就看不到,鸟窝的位置只比人高一点,站着就能看到鸟窝里的两只鸟蛋。这时,一只小鸟站在旁边的树枝上惊异地瞅着我们,看我们没有恶意,过了几分钟,又悄无声息地飞到更高的树枝上去。

我们这里很少有香橼树。小时候,当有人给送来几个香橼,便稀罕得不得了。圆圆的金黄的果实,芬芳的气味,放在桌上,置于床头,房间里衣物上便熏染了一层自然的清香味道。

香橼树原本是热带树种,南方多有种植。新世纪初,人们开始注重绿化,引进不少“新”品种树木,其中就有香橼树,我们村里还有苗木大户连片种植,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赏香橼树。我发

江海新韵



像这样细细地听(同题诗)

□冯玥瑛

月那么白,夜那么静
坐在河边的我,在仔细聆听
自己脉搏的跳动和你的突围
多少年了,我把你禁锢在心底
一个人行走在大街上
若无其事的样子,比一阵风还轻。

有雨敲窗,我依然在听
你的叹息,是夜晚斜生的刺
穿破我的三更,直抵黎明。
像这样细细地听
我在渡我,落叶在渡着秋风
有白日依山,有船载钟声

□王蝶飞

长江常常以流动的涛声来唤醒我
吸引我在不同的时间,来到扬子江边听涛
机械,单调,一遍一遍
走着听,坐着听
趴在栏杆上听
我发现,清晨和黄昏的涛声是一样的
而夜晚,月光下的涛声
有的明,有的暗

有时候,我喜欢沉默
江水也无可诉说
但我们还是有交谈喜欢的时候
说高悬于头顶的那片白云
说眼前低飞的蜻蜓,远去的货船
我就这样一直站在江堤上听着
直到涛声成为一种背景
直到一条大江沉默下来

□倪宝元

风在树尖奔走
汽车与空气急促的摩擦,越过秋凉
灌满你的耳膜

世间行色,是如此匆忙
我眼前的阳光,却还在等待
一只秋蝉最后的嘶鸣

坐在窗前,像这样细细地听
我的文字携着心跳,在电脑屏上滚动
想为这个秋天留下一些伏笔

□王伟卫

太湖岸边,芦苇低头
浪花追着浪花
而,有种力量的源头
不在湖的中央。
我们用一块石头遗忘
又用一块块石头砌起堤坝
曾经挥霍的晚风
是漫漫咫尺的相遇。
终于,学会
像这样细细听,面对
这么多的象声词
学会剥开自己。
月圆的时候,用动词表示唇
用创开的烟卷,揭示肺
被挪用的天地日月
填不满,不可言说的一线河谷

□宗小白

一些灰尘,在书架上
会被抖散。一个愿望,在一朵干花里,在压制它的
力量放松之后,仍有花瓣。
一种沉默,如蓝眼
黑猫般,踱步入每个
夜晚扩建的句式,会碰到更多的
杂乱、无序、不确定
但很明显,更接近于缪斯许诺
的状态。

白纱窗帘屏住呼吸。
会将她的垂怜
落在一贯光滑冰凉的地板上。

□勾婧

小花猫在秋千上,打着盹
呼噜呼噜的声音
像在诉说,睡梦里荒诞的剧情。

黄狗趴在墙角,接受阳光照临
它一只耳朵贴近地面,像细细地捕捉
大地声浪中古老的脉息。
细竹管串成的风铃,在窗前独自冥想
瑟瑟风中,仿佛与另一个人对话。

我躺在摇椅上,细细地听
万物发出不同的声响
这多像我中年的奔波与隐痛
我久久地凝望蔚蓝天空
深陷于一场虚幻的梦境之中

□任聪颖

走近一些,或者,走进去
像浪追逐浪
像蜜蜂,深入花蕊。
敞开我,像楼顶上
阳光下,晾晒的长衫
衣架支起袖子
任风,吹它的外面
吹它的里面。
让树胶一样透亮的我
赤脚站在水里
或者,踱水过去
——坐在你心的礁石上
像等一次日出或日落那样
听你
——我的朋友
哗哗的流水
裹着沙子

□周八一

随风走向山野、溪岸、田畴
稼穡果蔬之间,我时常遇到它们
金黄,嫩白,深红或者淡紫
一簇簇怒放的菊,覆盖流转的

土地

丝绸般温软这个秋天
梁光如梦,跳出一垄垄花绒
停留在那些流连其中的人的脸上,甜蜜也有了斑斓的

色彩

内心的吟唱,像蝴蝶越过花蕊
沿着时间轻盈的去向
飞往四方,滑进香喷喷的岁月
就这样细细地听,秋光萦绕的

村庄

喜悦的音符,星星点点
缀满一张乡村振兴最充实的

唱片

□杨晓婷

常常有醉酒的方言,在窗外沉沉浮浮
他们的声音模糊,打着廉价的酒隔

不会就会淹没在夜色里
睡不着的时候,就这样细细地听
细细嗅

总会闻到狗牙花粗糙的花香
白色的花瓣,一只豁口粗瓷大碗
盛满了微凉的露水
更多的声音在深夜的磨刀石上
反复露出锋芒的刀刃
我的胸腔同样有风吹落碎石。
夜空中那么多闪亮的银针
跌落大地
所有的伤都赶在天亮前愈合。

□晨叶

太阳是一只候鸟
只不过迁徙的周期密集了些
一生都是奔波的命
人情世故没有天气预报。
每天不是重复相同的时辰
回来时改变了姓名
也换掉了羽毛
用两副面孔应对不同颜色的人。

风是鸟的叫声
在饥饿中寻找自己的家园
落叶放出一群关闭已久的孩子
他们把耳朵贴着地面
如同贴着沉睡者的心脏。
像这样细细地听。月光
落地的声音
是花朵提前捎来的口信
雪用很大一张纸,没写一个字

